

范成大佚文四篇

辛 更 儒

南宋诗人范成大传世作品只有诗集较为完整，文集遗佚已久。1983年，中华书局出版了孔凡礼同志《范成大佚著辑存》，从各类书籍中辑出范成大佚文一百三十余篇，汇编成书，诚有益于文史学界非浅。然范文尚可补辑。今仅据披览所得，录其佚文四篇，以增补《辑存》所未及者云。

跋米元章临王献之贴

元章少时书法，盖自沈传师，后始入大令之室。结体超轶，一用其笔意。此帖元章所作临池，用功如此。晚年放恣，自成一家，不复作此狡狴变化矣。（辑自《古今事文类聚》别集卷十二）

跋米元章草书大字

礼部行草，政用大令笔意。稍跌宕，遂自成一家。后生习米者，但得其逾绳越契之风，则善学柳下惠者也。（同上书卷十三）

跋婺源砚谱

龙尾刷丝，秀润玉质，天下砚石第一。今其冗塞已数年，大木生之，不复可取。或因洪水漂薄，沙砾间得异时斧凿之余，至琐碎者亦治为砚，纵横不盈二三寸，稍大者即是故家所藏旧物。

士大夫既罕得见，故能察识者少，而遂以端石为贵。端石绝品，犹不能大胜刷丝。东坡《凤咮砚铭》云“坐令龙尾羞牛后”，此乃武夷滩石，那得度龙尾前？一时谑语，非确语也。（同上书卷十四）

按：此跋文《辑存》有节文，系据《黄氏分类日抄》录其残篇，仅七十字，节语且有误，而其全文尚具存《类聚》中，故补辑于此。《类聚》此跋后有注云：“东坡《凤咮砚》云：‘帝规武夷作茶圃。’胡仔曰武夷山未有茶，茶出北苑。名凤山，石亦顽燥，非砚石。询之土人，未尝以为砚。方悟坡公为人所诳。若剑浦黯淡滩有十种石，黑眉黄眼，似为砚，凤咮必此滩石，然去武夷远矣。”注谓胡仔语出自《茗溪诗话》。

舍盖堂记

徽在江左，多名山，少平陆。州所治，衡从不能十里，而陵衍犹相半。坦然砥如者，太守之居而已。溯新安江枝而西，属之休阳，山益丛，美槩生之，斧斤所材，浮歙浦，入于涛江以输行都。当匠向费十八，而徽人顾不事华屋，虽仙佛之庐，仅支压倾，不可风雨。其能独以壮丽称者，亦莫如太守之居。而东序之正寝，尤其免焉者也。寝成之二十五年，前守怵于物怪之说，弃去弗处。后皆因之，间无足音。又十七年，而当绍兴己卯，番阳洪公实来典城。明年正月，既报政，为广厦遂废可惜，乃规以为便坐，易其面势宾出日，撤两翼之重檐，以纳光景。洞三隅之复壁，使可罗胡床数十，与诸吏及四方之宾客共之。避而不专向，故名之曰“舍盖”。暇日列觴豆，挥麈剧谈，旨远情深，远响来答。间登前荣之杰观，挹山川之神，以稽旧闻。其右则问政紫阳，群峰绵联，许聂蛻蝉之隐居也；左在黄山天齐，云雨在下，容成子、浮丘公飏车羽轮所往来，烟消日出，犹仿佛其音尘。客之从游者，皆有驭长风、策倒景以方羊天地间意，知有乐乎斯堂，而不知前

日之蛛丝鼠壤、空虚幽暗而扃轡也。

初，公以忠臣子，擢殊科，登道家山，辄自列去国。天子方以更化望人，命公至州四千里，而遥有诏颁辅郡符节，引以自近，其不留外久之，知凡簿书期会之报，宜非所以烦公。然始至之日，不鄙野其吏民，端委听直无倦容。于是六邑之留狱窒讼，皆凑于府朝案。其说累牍充栋数十年弗坚定者，却批竅折，随刃迎解。狡狴之流，虽欲并缘润辞，以珥笔豪州里，情见势屈，噤无从发，端讼狱清静而州里宴然。庭中无复事，从容燕居于斯堂之上，而其民欢欣歌舞于溪山千里之外，惟恐外之，百须俭陋，而不足以安公，闻其登新堂而乐，则相与传舍盖之名而珍之，以为琳房绮寮、神仙之居，徒以公在焉故也。

呜呼！孟子所谓贤者而后乐，此者几是欤？公书于隶尤工，得先魏古法，钟繇、元常而下无讥也。堂既名，大书其榜，属参军事范成大为记。后之来者，览观心画之妙，而咨制名之意，必有指斯名而告者焉。（辑自《方輿胜览》卷十六）

按：孔凡礼《范成大年谱》（1985年齐鲁书社版）于绍兴三十年书“洪适作舍盖堂，成大作记”一条，其下引《輿地纪胜》卷二十《徽州》云：“舍盖堂，即州衙正堂，累守以正堂不利，避弗居。至丞相洪公乃敞之，以致尊贤之意，号舍盖堂。”又引康熙《歙县志》卷二云：“舍盖堂，在府治后。……鄱阳洪适典郡之明年建，以延四方往来之士，范成大有记。”其后孔作按语云：“堂盖作于本年，成大之记已佚。”《辑存》亦于“范成大佚著存目表”中，据《歙县志》卷三列《金盖堂记》之目，皆误。实则范成大此记全文具存《方輿胜览》中。《纪胜》及县志所志即依据范氏记文，而又误作“金盖堂记”也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黑龙江省总工会史志研究室